

庙会与民间传统玩具

王海霞

· 古代中国 · 庙会与民间传统玩具 ·

063

说起庙会，首先让人们想到的是熙熙攘攘的游人和各色风味小吃，还有那让人流连忘返的林林总总的“玩意儿”。多少岁月逝者如斯，带走了诸人诸物，却带不走游子梦中的拨浪鼓和花榔棒。庙会，这一中国民间特有的节日庆典形式，承载了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那些小小的玩具寄托了中国人浓浓的乡思乡情。庙会与传统民间玩具已然构成了密不可分的一体，形成了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

一 庙会的由来与演化

庙会，顾名思义，就是在有庙宇的地方举行的集会。清代，已经把民间的各种行香走会活动通称为庙会。有学者认为它是由魏晋时期佛教“行象”活动演变而来，实际上，中国早在几千年前的上古时期就有了为酬神而举行的“腊祭”，它是为感谢八位与农事有关的神灵在年末开展的庆典仪式。“百日之劳，一日之乐”的人们歌舞畅饮，尽情娱乐，这可以视为今日庙会的雏形。庙是神灵的居所，所以，所谓庙会显然是一场与祀神有关的带有宗教性的活动。祭神酬神的各种仪式及其伴生物，终归是发源于人服务于人的功利目的和实用心理，这是由中国民间宗教和原始祭祀的实用观念所决定的。以祭神为形式，以娱己为目的，庙会终于演变成了以庆祝年节为主的游艺性活动，但庙会的祭神初始功能仍然或隐或显地存在着。试举几例说明：

河南淮阳祭祀女娲伏羲的人祖庙会恐怕是最具有原始宗教和巫术意味的庙会了。淮阳古称陈州，城北有座人祖庙，也叫“太昊陵”，是传说中埋藏伏羲头骨的地方。女娲与伏羲传土造人和结为夫妇繁衍人类的神话故事至今在这一带流传着。每年的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二日举办为期一个月的人祖庙会。其间，主要活动是供奉人祖和“拴娃娃”。已婚未育的妇女，都要在庙会期间掏象征生育之门的“子孙窑”，并买回一些当地的泥玩具“泥泥狗”。这些用黄土捏成

的泥玩具，有各种造型的“人面猴”，当地称为“人祖猴”，也有各种怪异有趣的动物造型如兜肚猴、猴头燕、双头虎、牛、猪、马、羊等。妇女们除了用它们供奉人祖外，主要是拿回家给孩子们当玩具用。这是一种远古的交感巫术形式的现代体验，那些象征子嗣的泥玩具，是人祖庙会必不可少的一道风景。

对子孙繁衍的重视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部分，这是由中国农业社会的性质决定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人们的生存环境基本上没有发生改变，子孙后代的繁衍就成为千百年来的头等大事。所以，乞子这种远古的巫术形式，便附着于各种集会形式展现出来。类似的还有天津妈祖庙（天后宫）庙会 and 拴娃娃——供大阿哥活动；山西双林寺和代县娘娘生日的进香会（乞子之人烧香还原，争抢得子还原的人们供奉给神的礼馍）；北京白云观庙会、妙峰山庙会 and 正月十五“走百病”、“摸丁（象征人丁）”等民间走会，都有“乞子”“祈愿”的含意。天津的拴娃娃还讲究随着每年孩子的成长，须在“阿哥”生日换一个更大些的“阿哥”像，这又刺激了制作民间玩具的“洗娃娃铺”的诞生和发展，为天津出现闻名全国的“泥人张”和泥玩具要货艺术做了铺垫。

在其他一些地方的庙会上，也有各种变相的乞子和“拴娃娃”活动。这些庙会，一般是在观音庙和关公庙、佛寺、道观、妈祖庙举办，因为这些神祇已经成为民间信奉的全神了，它们掌管人们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一切事项。庙会期间，人们来到庙



泥泥狗 河南淮阳 1995

宇进香还原，为的是沾沾喜气，迎祥纳福。在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庙会作为最为广泛的民间集会活动，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民间百姓的生活观念和心里。人们对未来的希冀，对喜悦心情的宣泄，都在庙会活动中无遮无掩地流露出来了。

二 以“玩意儿”为主体的庙会工艺品

随着社会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庙会的功能由偏重宗教的实用性转向注重娱乐性，巫术和宗教色彩早已淡化，民间玩具也以娱乐性和观赏性为主了。由汉代“百戏”发展起来的民间歌舞、节令风俗和竞技、戏曲、手工艺术表演等项目，在各种庙会尤其是春节期间的游艺活动中十分集中地展现出来，并与传统手工艺一道，形成了特有的“庙会文化”景观。唐宋以来，民俗工艺品日益繁盛，到了明清时期，各种民间玩具多不胜数，并流传至海外，同时也出现了受外来影响的玩具如“洋片”和一些益智玩具。一些原来具有神性的供奉之作和巫术色彩浓厚的玩具，也走下神坛，成为“弄小儿之具”的玩物。如宋代被视为化生童子的“磨合罗”，成为民间喜庆娃



香包 贵州侗族 现代

城门荷花灯市，儿童点篙子灯、荷叶灯。

八月十五，祭月神，街上售卖兔儿爷；

九月九日，法藏寺庙会。

十月，城隍庙会。

老北京的庙会，以文化中心琉璃厂一带为最盛，“琉璃厂东闻踏歌，琉璃厂西纷绮罗。天涯游子醉复醉，独向春风唤奈何”（秦松龄《上元词》）。所有庙会中，与民间工艺和玩具关系最密切的就

要算海王村厂甸庙会了，据孙殿起先生在《琉璃厂小志》中所描述的1936年春节厂甸庙会所见玩具状况，民间玩具计有21类，四五十种。主要有：猴戏玩物（中药细辛作猴身，蝉壳做猴头及四肢，形式多种，有情节和景物）；蜡制玩具（捏成各种瓜果花鸟鱼虫，可漂浮于水面）；玻璃玩具（碾模瓜果）；烧砖玩具（土泥捏制或用模子做成的小建筑并彩绘）；江米人；风车（为厂甸特殊玩具）；纸蝶和泥鸟（花纸剪贴而成，小泥鸟扎于树枝上）；空钟（即是空钟，响动玩具）；扑扑登（即琉璃喇叭，也叫“倒接气”，可吹响）；走马灯；仙鹤灯（香面团成，可点燃，形似鹤）；气球（当时属于创新玩具）；泥铁小玩具（各种小依仗，兵马任务等）；锡制玩具（以刀枪剑为多）；木制玩具；料器玩具（以器皿为主，也有飞禽走兽）；鬃人（称为“盘中好戏”，敲击可使盘中戏人转动）；弓燕（竹木弓铁丝弦上穿泥捏小鸟等，倒置可使之滑动）；弩弓（打弹用的弹弓，可用之射鸟）。由此看来，厂甸庙会的玩具真可谓蔚为大观。它们既丰富多彩，又有地方特色。清人澹园诗“厂甸竹枝词”中，写到：“最是儿童欢喜物，空钟喇叭大葫芦”。除了这些玩具外，到上个世纪初，在厂甸里见到的玩具还有像糖人、桦木盒、桦木环、绒花、绢花、玻璃景、彩蛋、灯彩（花灯）、九连环、竹蛇、小鼓、搬不倒、皮老虎、年画升官图（儿童棋具）、螺丝转、胡子、鬼脸、戏剧花脸、各种乐器、花炮等。

北京的民间玩具，在清末年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不仅汇集了南北诸多玩具，还因不少满族旗人因清朝灭亡而成为手艺人，靠制作玩意儿过日子。著名作家曹雪芹因同情同为满人的手艺人，写就了《南鹞北鸢考工记》一书，总结了风筝的二百余种扎制方法，供艺人糊口之

用，形成了日后的“曹氏风筝”流派。作为手艺人，每年赶庙会是非常重要的商机，决不能错过。今年80多岁，从13岁开始随大人赶庙会的著名老艺人唐启良先生讲，小时赶庙会，有时一天要赶几场，顾不上吃喝，整个正月是在忙碌中度过的。民间庙会以其特殊的魅力，不仅吸引了民间艺人和广大百姓，还深深吸引了像鲁迅先生这样热爱民族文化的大文豪和一些文化人。据《鲁迅与北京风土》一书所述，鲁迅先生第一次去逛厂甸庙会是在1913年的春节，初一，“往琉璃厂，诸店悉闭，仅有玩具摊不少，买数事而归”。至于一些文人墨客在游览之余，有感而发所写的杂咏和竹枝词作品也是相当丰富的，如清末的“首都杂咏”中对一些玩具的描写：“凭虚直上任风翔，丰满何需假羽毛？百尺丝绦掌握，每嗟牵引小儿曹。——咏风筝”；“端凭轮转响丁东，岂是驱车可御风。工艺漫矜机械化，此中推动理相通。——咏风车”。民间文化有着一一种不必言说的艺术魅力，它所打动人的地方是它发自情感和内心的东西，从来也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庙会在中国经历了千百年来，经过短暂的搁置，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又开始了公开活动，并由政府部门出面主办，至今又有十几个年头。庙会期间，观者达百万之众，并有了传统民间工艺展览和现场制作表演。目前北京的地坛、龙潭湖、白云观、东岳庙等庙会上又能够见到失传多年的老北京“玩意儿”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玩具又出现了新的形式，有的是材料的变更，有的是形式的变化。不管怎样，民族民间玩具仍然活在人们心间。

王海霞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皮影 河北滦州 清末

娃，出现于年画和泥塑作品中；门神被制成“果食将军”，成为小儿的腹中之物；月神“兔儿爷”也成为人皆可骂的玩偶；那些“拴魂狮”和端午避邪香包和散灾风筝，早已没有了神和巫的色彩，成为小孩子的玩具和陪伴了。具有教育功能的“泥饽饽”、陶模子和九连环、七巧板一类的玩具已非常普及。各种民间耍货、游艺在庙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让人们把“庙会”这一概念，变成了具体的形形色色的表演和“玩意儿”了。

北京是三朝古都，文化积淀之丰厚可以从众多的寺庙可见一斑。各种寺庙功能和分工各有不同，庙会的开庙日期也不同，一年四季，都有不同节令的庙会。《旧都文物略》中，对于庙会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庙市，俗呼庙会，旧京庙会栉比，设市者居其半，有年一开市者——一年一开市者，多有香会，如秧歌、少林，五虎，开路，太狮，高跷，杠子，小车，巾幡等是。俗称庙会，或基于是。”文人方朔在其《庙市诗》中写到：“北货重，南货轻，方道道路持权衡；前院鼓，后院钲，一闻便窅何其神。钲鼓声中百戏进，难拦大众如狂兴”。可见百姓对庙会的热爱之情。诸多庙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正月：初三，旃檀寺打鬼；初六，琉璃厂开市；十三日，黄寺打鬼；初一至十五，大钟寺庙会；十九，白云观庙会；二十日，雍和宫打鬼。

二月初一，太阳宫庙会；

三月十五至二十八日，东岳庙庙会；

四月初一至十五，广仁宫、万寿寺庙会；

五月初一至十五日，都城隍庙庙会，十三日，关帝庙庙会；

六月二十四日，各关帝庙赛会；

七月十五日（鬼节），城隍庙赦孤，阜